

2003 年

南洋文艺

300 字 极限篇



整理：雅波

王昌波(雅波)

Mr. Wong Ah Loh

4, Tingkat 1,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31 DEC 2003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 4

300字极限篇

再创世纪

■ 勿勿

- 4 JAN 2003

时间：人类在地球上完全灭亡后的几百万年。

地点：上帝宽敞的办公室。室内灯火通明，显然有什么重大的决策在进行着。上帝坐在正中大办公桌的靠背椅上，桌上电脑开着，但他并没把视线投在屏幕上，某件事在烦着他。几个天使在一旁忙着处理一些文件。气氛是严肃的。

上帝：（自言自语）没有理由这个试验会失败！我已经赋予人类一切最好的条件，使他们成为万物之灵。为什么还会灭亡？（向左边的天使）你调查得如何？他们是不是战争互相残杀而灭亡？

天使一：报告！根据资料显示，人类虽说从有历史记载起，战争就没停止过，但还不至于使他们彻底灭亡。

上帝：那该是瘟疫吧！

天使一：人类医学的昌明已足以应付各种疾病。

在一旁的另一位天使有所发现地抬起头。

天使二：他们是繁殖过度缺乏粮食而灭亡的。

上帝：我现在要作第二次的试验，你们认为要怎样修补这个错误？

天使二：赋予他们生蛋的本能。

上帝：说其详。

天使二：蛋可孵成下一代，必要时可当粮食，一举解决人口和粮食问题。

（幕下）

娃娃

□林家宽

-4 JAN 2003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还有几分钟商店的大门就要关了。她驻

足在一面冰冷的玻璃橱窗，眼球直勾勾地盯向一款时髦的娃娃。昏暗的灯光打在娃娃红扑扑的脸庞，闪烁着异样的大眼睛，仿佛向她眨巴着眼……。

“那不是5岁女儿那双大眼睛吗？”

那天的这个时候，她的男人和他的女人跑了。她清楚的听见她5岁的女儿边跑边嚷着她的男人，她5岁女儿的爸爸不要她女儿这个破娃娃了……。抽泣而跌坐在地上的那双凄楚的眼。之后，她用一块湿面巾放在她5岁女儿清烫的额头上，脸庞胀得红扑扑的就像这娃娃……。

“太太买不，就要打烊了。”

她回过神来急忙拉着她女儿的手走出门外，她的女儿抱着破娃娃，哼唱着歌儿不管别人投来怪异的目光。她似乎听见后面的小朋友说：

“姐姐的样子好怪呀。”



300字

2003年1月14日 ● 星期二

极限篇

办喜事

□林家宽

我收到他的喜帖是那天早上的事，原想给他打电话，邮差却送来这张喜帖：“好家伙，猪足先登呀。”眼睛盯着手上的喜帖，心里盘算着如何面对他的嘲讽，谁叫自己是光棍。几分钟后，他在电话筒的一端叫我早去不可。

婚礼当天我起得特别早，洗漱完毕，换上一袭笔挺的西装；梳了个油亮的头，穿上一尘不染的皮鞋，再照照镜子才出门。到了那里，我被挤满的人头排挤在外，不得其门而入。后来我才发觉里面没有一丝的喧哗而是静穆。

“今天不是办喜事吗。”

“是呀。”一个说。

“新郎新娘呢。”

“你没看见吗。”他指了指说。

我朝他指示的方向望去，只看见一对新人。

蟑螂

□ 勿勿

17 JAN 2003

打开衣柜，他赫然见到那丑陋的家伙喘的一声，像闪电般向里头逃窜。是蟑螂，带着那股讨厌的气息。这下可不得了，他开始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才把那只家伙找到，但已是五官不全；断了一根触须和一只腿。他松了一口气，如果不根除这些家伙，有一天势必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在衣柜里大撒黑胡椒般的粪便，或咬破你心爱的藏书。

他望着那只蟑螂尸体颇有成就感。

第二天起身时，他觉得手肘有点麻痺，这是他退休以来第一次发生的现象，他想可能昨天扑打蟑螂时用力过度所致。家里没有其他人；妻子已过世，女儿远嫁他国，唯有用药油自我按摩了事。到了傍晚时，他见到有3只蟑螂出现在他床前，他睨了一眼，心想，这些家伙准是寻仇来了。他慌忙喷以杀虫剂，把他们赶尽杀绝。

晚上，方要熄灯睡觉，他隐隐听到，阴沟里传来响亮的昆虫爬动声音；像军队在操练。自觉告诉他那是蟑螂。

他聆听了大半夜，也不知怎样才睡去。

梦里，一群蟑螂在他面前抗议：

“是我们先到这地球上的！”



300 字 极限篇



妄想症

7 JAN 2003

■成永

我家不知什么时候养了只黑猫。黑猫真的很黑很黑，你再仔细地往它身上翻寻，也看不见一根杂毛。

最近，我发现黑猫的行踪古怪得很。比如那一次，我拿了条鱼要喂它，它不见了，结果，它却出现在我办公室的桌子底下。我把它隐藏进公事包，带了回家。

又一次，我找了它三天三夜，结果它竟然躲进冰箱里头。它可乖了，没有偷吃冰箱的食物，就这么乖乖地呆了三天三夜。

一切有点荒谬吧？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怀疑我的黑猫是只外星猫；要么就是只幽灵猫。唔……应该是吧，要不然怎老是若隐若现。

这一天，我买了包猫粮，妈看了就一直大嚷着：

“我家什么时候养猫了，怎么我都不知道？”

我没理会妈，我原谅她那双不中用的眼睛。看，那猫不就在我怀里头打着呼噜么？



红歌星

□李倩雯

2003年2月22日 ● 星期六

10年前，齐琦凭着《断肠柔情》这首歌而窜红，自此家喻户晓。

歌星迅速窜红，也迅速倒下，被人遗忘，这几乎是个不变的定律。但是，齐琦是个例外。这几年来，她声势虽不如刚成名的时候，可是她的唱片依然畅销。最近，她还勇夺“最受欢迎女歌手”奖项。

就在这个当儿，齐琦却在家中暴毙了。闻讯而至的记者们进了齐琦家中，见到的景象令他们发呆。大屋之中，尽是一堆一堆齐琦近5年来发行的唱片——总发行量的八成恐怕都在这里了。

原来，齐琦将她大部分的收入买她的唱片。她在日记中说出了她的心声：“我不能忍受不再红的滋味。”

风波亭

□雨川

- 1 MAR 2003

秦桧在风波亭里站了起来。由于他在此
跪了整千年，双腿僵硬，寸步难
行。

风波亭外有人饮宴，为他们的历史新著庆贺。
他沾沾自喜。

忽然，风波亭里跳出另一人，是岳飞，正横眉
怒目，叱道：

“还我命来！”

300字 极限篇

贵妃夜壶

□ 勿勿

- 1 MAR 2003

近年来我着手收集夜壶，当作是一种收藏癖好，家中先先后后地收集了好几十个各式各样的夜壶。那些夜壶的年代都不是很久，我遇到年代最久的一个，应该是那个贵妃壶了。

夜壶是古人夜间尿尿的容器，贵妃夜壶就是杨贵妃所用过的夜壶，从唐朝到现代少说都有几千年，所以价值不菲。有个朋友不知从那里听来的消息，说在某处古玩店有这么一件东西，而且价钱是我所负担得起的。于是几经折腾找到这地方，那老板小心翼翼地保险柜中把这东西拿出来放在我眼前，看到的只是件毫不起眼的旧陶器。

怎能证明这是杨贵妃所用过的夜壶。我说。

只要嗅一嗅就知道，老板把夜壶对准我的鼻子。

我用力吸一吸气，却嗅不到有什么味道。

怎么样？他暧昧地笑笑。是不是有荔枝的味道？

开玩笑！荔枝味怎能证明杨贵妃用过！即使有，说不定是你开了罐头荔枝倒进去。

那就信不信由你了！他重新包好夜壶，对这桩交易完全放在心上。

……我这是该买还是不买呢？

你说！

300 字

极限篇

中选

□苏子玲

15 FEB 2003

▲ 同事告诉他，他“中选”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一直等到上司把他叫进经理室，亲口告诉他，他才相信。

每年这间分行总会挑选一个表现最优越的职员到总行升级去，所谓的“中选”便是指今年升级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王修成。

扪心自问，论资历他比不上老赵与老孙，论人事，任谁都看得出分行里存在两个派系，老赵与老孙各属一派，而他王修成则是孤军作战。说真的，他一个支持者都没有，究竟谁看中他，让他飞上枝头呢？两个月后，王修成已在总行上班。这天，他在总行附近的餐馆遇见了老同学，没想到如今还是同事呢。

“我猜到是你，只是没见着你之前，不敢肯定。”

“我无党无派，被擢升得莫明其妙。”

“你被擢升就因为你无党派。”

“……？”

“你想想，A 派绝对不会投选 B 派，而 A 派的人又妒嫉自己派系中会有人出钱，顺理成章你便成了最佳人选。”

“……！”

我有病

□成永

28 JAN 2003

最近，我总觉得自己的病越来越严重，似乎已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该怎么办，还有两个星期就考毕业试了。在这种病得不成人形的情况下，我该怎么样去应付考试。

我尝试望窗外的景色：美丽的村庄，清澈的溪水。

“……水的化学名称—— H_2O ， H_2O ，一个氧原子，两个氢原子……”

昨天吃饭时，就发生着同样的事。我扒着纯白色饭粒。

“……淀粉， $(C_6H_{10}O_5)_n$ 。碳：氢：氧=6:10:5。”

饭粒成了黑色的石墨碳，结果我吐了一地的烂糊渣。

我决定让自己忘记一切荒谬的名词，然而老师的话在我脑子里产生回音，一直往我耳里灌。

“学习化学，得无时无刻联想周围物体的化学成份，名称……”

告别

-8 MAR 2003

□雨川

友人 有约，下午要来看我，我烧茶以待。

近黄昏，友人始来。却座不暖席，茶未奉上，就匆匆说要走了。

我问他何故匆匆？他答曰门外有人等待，不能久留。

我看向屋外，却渺无一人。

友人去后，另一好友来电，告知：

“某某去了！”

“什么？他刚来我家呀！”

“是啦？我在病房里看着他断气的！”

300 字

极限篇

- 4 MAR 2003

昂思朗的 思乡症

■ 勿勿

那是进入 21 世纪的公元 2000 年夏天的某个夜晚，70 岁的昂思朗闲坐在俄亥俄州家乡的客厅里，桌上冰冻的橙汁溢满了月光。他望着望着，望着窗外高挂着一轮皎洁的月亮，心中有无限的感慨。

回想那年的那一刻，当他第一步踏足在月球上，胸中充满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像某种皈依，使他觉得那儿原本就是他的家乡，那是 Deja Vu 的感觉。月表上那几个光暗显突的脚印，更像是儿时在河边践踏出来一般。

三十多年都过去了，每当看到天上有月亮，思乡症就会强烈地震撼着他，更甚的是，任何球状的物体都会使他联想到月球。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他再三低吟，深深地叹了口气，心想：
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开门出去，月光一下子藏了满身。妻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你要去哪儿？

回家。

他漫应着，反手轻轻地把门关上。

流年

□陈国强

-8 MAR 2003

她望着手中的相片；相片中的她正双十年华，笑靥如花，她的美在村子里是所向披靡的。欲一亲芳泽的公子哥儿可是恒河沙数，她嫁了一头富贵人家。从此“住洋楼、养宠物”，艳丽的她，出入社交场合永远是朵牡丹。

后来岁月的刀就来了，刻得狠狠的，牡丹也谢了，她急了，飞到瑞士去，回来又美貌如昔。旁人总以为她驻颜有术，只有她感到那绷紧的脸，去了一次，又去一次，为的是要安住老公那蠢蠢欲动的心，但老公早已枯上另一朵盛放的玫瑰了……

此刻的她流着泪，她知道她只能留住一张皮，留不住美丽，留不住老公的心，更留不住捉不牢的是那流年，于是她把那手术协议书撕成碎片，在纸屑如雪花般落下时，吞下一颗又一颗的安眠药……

面具

15 MAR 2003

300字  □小草

他向来主张以关怀体谅的爱去孕育下一代，昨天应邀为宗教生活营的辅导员，他苦口婆心，强调塑造爱心社会的重要性，换来了如雷的掌声。他是一名既成功的讲师，对宗教与社会皆非常热心，因而广受敬仰。看到桌上编写道德教育课本的文稿还没完成，电脑里那新教案才写了5页，明早还要主讲一场“慈心多福”座谈会，时间恐怕有些紧张。对了，明早要穿的衬衫，“嘶！”他扯开喉咙“又窝在房里？叫你熨的衣服呢？懒到简直是个废人！”他冒火的双眼狠狠瞪住刚打开房门的女儿，“我忘了，待会再熨，我现在有事要做。”“还狡辩？你最好给我马上去做，马上！”女儿一脸气愤，盖上了准备明早寄出去的散文稿，她最讨厌他用权威声势掌控家庭成员的霸气。“还做那副脸？不甘愿？”女儿心里一拍“我没……”“啪！”果然又是一巴掌。

300 字 **极限篇**

Friend

■ 陈国强 29 MAR 2003

天气 微凉，莎莎与嘉嘉在一间 café 里喝下午茶。

莎莎说：“唉，嘉嘉，你戴新 Swatch 手表！？”（一看就知道是 Swatch 去年的旧款式，真 out-dated。）

嘉嘉说：“是呀，Michael 在香港买给我的，那边有 Sales，比较便宜。（我 Michael 才不像你 David，手套也不买一个给你。）

莎莎说：“怎么你没跟他去香港逛呢？”（你的 Michael 当然不让你去，他在那边有一个 Linda。）

嘉嘉说：“他去 Business trip 呀，你与 David 的 Bali island 之行 plan 到怎样了？”（David 一个小小的 Executive，有钱请你去 Bali 才怪！）

莎莎说：“他最近很 tight，也许下半年吧。你等一下要去 KLCC 吗？我看见一条很适合你的裙子。”（我就看死你不舍得买！）

嘉嘉说：“你真够 friend，会替我找裙子，好，等下就去 KLCC。（你就是想搭我的顺风车，自己有车也不驾，真个风寒鬼。）

300字**极限篇**

4篇

12 APR 2003

第2期

●之老残春游记

■曾子曰

12 APR 2003

第2期

●之生日不快乐

我努力地睁开眼晴，光线从四面八方透射过来，我还是看不见眼前的东西，模糊、失焦、不清楚。

幸好，还可以嗅到味道，可是却只嗅到莫名的难受的压迫的味道。

突然听见一把声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我记得每一个句子的发音：“哎呀，谁将这个BB丢在垃圾桶内啊？无阴公罗！”

我努力地睁开眼晴，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都是酒精惹的祸，70大寿宴席大排，明知自己的血压偏高，但人生七十古来稀，喝一杯接一杯地，接下来的情形也不太记得，一张开眼睛却已经睡在床上，一翻身，惊醒了躺在我身旁51年的老伴。

“怎么样？还有哪里不舒服？”她挺直身子，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我趁机捉住她那像猫爪的小手，说道：“谢谢你，老婆。”她一愣，半晌方释然而笑，毕竟是老夫老妻，我心想什么她了若指掌。

“我先将假牙拿出来。”她走进浴室，我躺在床上养精蓄锐，一边在想上一次我们是什么时候行房，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就对她声对不起。她笑说：“没关系，昨晚我脱假牙脱到一半，也是睡着了。”

我们真的很久都没有做那回事了。

第4篇： 12 APR 2003

●之死去又活来

管子曰

今天一早赶着去机场接一位日本客户，走出门外，时间只有5点34分。

走到走廊尽头，遇见住在六楼的周老太，她向我打个招呼：“这么早就上班？”

趁着升降机未到的空档，只好敷衍她：“阿婆你今天也很早啊？”我记得她是有晨运的习惯，时常见她一个人在附近的小公园里散步，听我老婆说她年老多病，但却喜欢到处走动，跟左邻右舍谈天说地。

“我正要上楼回家。”升降机的门打开，我以为她要进去，但她却摆摆手，转到楼梯拾级而上。

下到楼下，遇见管理员阿里，他说：“昨晚六楼的那个老太婆跳楼白杀！”我沿着阿里的指示，看见地上的一滩血迹。

她刚才走上楼梯时，还对我说：“今晚我再找你聊天。”

我的回答是：“好啊！我等你来。”

第5篇： 12 APR 2003

●之病人膏肓吗

管子曰

头痛。照镜子。脸色惨白。喝一口咖啡吞上两粒 Panadol。头痛医头。再照镜子。洗一把脸。赶着上班。走进轻快铁，都是人头，我站在角落。左看看。右看看。看见每一个人头都是挂着一张跟我一模一样的惨灰脸孔。相信整个车厢的人的头都很痛。我没有回公司。我去看医生。门口关着。我拨了一个电话给医生。他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在电话中说：我生病了。我对他说：我也生病了。我转过身子。东望望。西望望。望见路上的路人小贩警察乞丐等等人等都是一脸的惨灰。大家似乎都生病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生病而已。一起生病不会寂寞。还好。



山蛭

19 APR 2003

□许通元

山蛭 左边的吸盘贴住我的右脚，右边的吸盘黏紧你的左脚。我俩同时感觉微痛，俯低下头看时，发现了似蚯蚓的山蛭。此时藕长型的软体，拉长至最紧绷的状态。想像突然断成两半的软体，似壁虎断尾胡蹦乱跳。

你抢先抢走它，掏出卡其裤袋中的药罐装之。伤口滴着的鲜血，似伸出红红的舌头在扮鬼脸。你说此山蛭体中，已流着我俩相融的血液，属于我俩的一部分，岂能容它就此离去。你要抓回去好好饲养。

我连忙追问如何饲养。你回答说继续用你我的精血让它慢慢拥有人性，最终等待它蜕化成人型。你性感的嘴唇移动着，慢慢地变成两只山蛭。我拔腿逃亡。眼睛搜寻着雨后布满泥泞的山路。老虎脚印散布烂泥上。群象捣毁的树木凌乱阵亡。半只手臂般长、黄黑相间环纹的马陆堵住山路中央。我腰肢旧伤复发，体力不支而晕倒在地。

一只山蛭都惊吓成如此。你唇型移动，手上把玩着山蛭。我再次晕倒。四肢无力地梦见你将它喂入我嘴中。

午餐

19 APR 2003

□采灵

坐 上摩多年的后座，看着他的后脑，她心里不禁的想：“他，爱我吗？”当一切变成习惯时，什么浪漫也都会随着习惯而淹没，他爱我吗？她在心里叹了口气。

一如往常，他沉默的将她送到目的地，她松开了围住他腰部的手，围住了，又松开了，这过程中她围住了什么？又放开了什么？她的手一天比一天怕冷；他的腰，他的身体依旧是一如往昔般的温热，只是，隔着衣料，却像是隔着万重山，彼岸的热再也传递不到她手里，心里。

“记得打电话回家。”他叮咛。

“嗯……”仍旧是站着，等待他发问；还有呢？

“5点钟来接你！”他敏捷的将车子调头，绝尘而去。

还有呢？他终究没问。他赶着去与朋友一起吃午饭，或是早饭？如何区分呢？他睡醒时已经日上竿头了。他约了朋友吃饭，而她，从早上睡醒到现在，还没进食。

300字**极限篇**

■勿勿

10 MAY 2003

瘟疫

传染区传来的消息，真的震撼了我；百多人染病，十多人死亡。

这是新品种的病毒，还没有找到治疗和防疫的方法，不幸染上的话，只能靠本身的免疫系统去抵抗，真是生死由天了。

阿标也是住在那一带的，他的安危，我不可不关心，可是几通电话打去，却没有人接听，看来我非到那里跑一趟不可。

阿标是我多年的老友，又是和我一同传销保健品的下线，业绩一向不错，我们的保健品主要是提升免疫功能，如果这次事件中，凡是服食我们保健品的都不会染上传染病，那么，我们的产品肯定会比口罩更好销，谁说危机中没有商机呢？

好不容易才找到阿标，他正忙着拜访他的客户们，满手的定单，忙到连手机都不敢开，原来所有服食我们保健品的人都没染上病毒，我们一边互相祝贺，一边盘算着未来的宏图大计。

忙了一天，回到自己家中，突然感到不舒服；身体开始发烧，肌肉酸痛，呼吸困难……莫非我……

河梦

26 APR 2003

300字**极限篇**

■勿勿

早上从医院检验回

来后，躺在床上一直没有合过眼，他怕一合眼，那条河马上涌了进来，那条梦中的河，河水流得缓慢，似在哭泣。

这个梦并非第一次出现；自从他在河边开了一间经济饭档，这个梦便不断地烦扰着他，那条垂死的河流在向它申诉。

他的饭档生意很好，两夫妇人手不足，便用了即用即弃的餐具，而这些用完的餐具都被丢到河里去了，一段日子下来，被污染的河流便开始缓慢起来。

已经一个星期了，他感觉肠胃不适，今天已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再不看医生肯定会出问题，所以不得已停业一天到医院去。

你吃太多了！医生拍拍他的肚臍。可别把一切能消化或难消化的都塞到肚里去；消化不良可以是小事也可能后患无穷啊！

他想，回去有两件事是必须马上实行的：一是别把卖剩的食物都吃了，再是把以往用的玻璃碗碟重新拿出来用。

他希望那条哭泣的河从此在他梦中消失。

枕头

■ 雨川

29 APR 2003

——阿爸回来了！
——谁送他回来？
——警察！
——警察？
——唔！警察说他遇到一个迷路老人，便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将他送回来！
——现在他在那里？
——在房间里！
——在干什么？
——找他的枕头！
——枕头？
——唔！那个又脏又臭的枕头，被我丢在垃圾堆里，他又去找回来！
——他找回来干什么？
——不知道！
——我看看去！
.....
——哟，阿爸，原来你的枕头里藏了这么多钱！早知道你有这么多钱，我们还可以继续养你呀！
——不必啦！这些钱够我在养老院住到死，现在我要去养老院了！

痒

■ 林家宽

29 APR 2003

他不喜欢女人；更确实地说是厌恶广告上的女人。女人的胴体浸在泡沫里，露出诱人的手。旁边横行的一排标语，大意是用此品牌的沐浴露更洁白如昔吧。他随下一句脏话，然后把游离的目光收回，藏进他阴暗的角落里。

那女人的手像一只忽然窜出的鼠，咬噬着他痛苦的神经线。他敲打脑袋瓜，以为可以驱赶恼人的鼠。他感觉痒痒的，鼠跳到他身上，鼠又变成10根手指头在他的身上抓痒。他看见女人褪下他的衣裤，浸在泡沫里，往他的身上抓痒，说，不怕不怕老鼠咬着了。他是女人手中的娃娃。

他厌恶女人把他当娃娃，他可是堂堂男子汉呀。这时，一阵痒痒迅速自体内升起，他疯狂似的把身上的衣裤一件件的褪下，最后用手抓住了老鼠。

前面传来女人的尖叫声.....

极限篇

6 则

张柏平

17 MAY 2003

1. 废墟

走在老树参天的庄区道上，管家提着忽明忽暗的油灯把我带上藏经的阁楼，丢下我一人翻阅阴森森的老时间。成群的虚脱之词，从史籍逃窜，在古屋里阴魂不散，每只鬼都争着说一个与记载不符的故事。沿着线索推理，我发现不是在追寻一个惊人的结局，我的眼睛穿透时间所看到的历史的颓唐，也不是回溯的方向，是未来。

17 MAY 2003

2. 祭坛

祭坛上罗列着长长的死者名单，它是整整一代人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幸存者一生不愿回忆的往昔，同时是说书人在榕树下连续好几个晚上说不完的惊心动魄故事的情节，却只是历史课本上用短短数个句子交代过去的一个段落。

17 MAY 2003

3. 夜渡 张柏平

翻阅一本玄之又玄的经书，还来不及阅毕，船只已开近，只好靠夜渡河。浓浓的迷雾，看不清船家的脸，也看不清两岸的灯火。不知过了多久，船家才说到了，我四处张望发现根本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反问他这是什么地方，他指了指我手上的书，说已经到达彼岸了。

17 MAY 2003

4. 说鬼

一共有7个人，都是些二十开外的年轻男女，也不知为何会聚集在这样一幢位于偏僻的郊外且已荒废了几十年的古屋内。他们在屋内清理出了一个角落，在那里升起篝火，7个人便围着火坐了下来，把带来的烟和酒分脏似地一人一口轮着享用。可能是气氛所致，他们自然而然说起了鬼故事来自娱娱人，而每个人又是那么爱听却又害怕，无论说的还是听的人总不免起一阵又一阵的鸡皮疙瘩。怕归怕，谁也推辞不掉，轮到谁，好歹都要说上一个，故事吸不吸引人则另当别论，听了这么多人说的鬼故事，至少也要说上一个回敬回敬。

当鬼模模地从正兴头儿上说着鬼故事的那人背后溜过去时，看见的人还来不及尖叫，它已消失不见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都猜到，所有人还不是尖叫着作鸟兽逃窜？

张柏平

17 MAY 2003

5. 穿丧服者

殡仪馆里举行着葬礼，气氛肃穆且哀伤。许多人在哭泣，那哭声呼天抢地，令人动容。在灵堂的正中央挂了张大合照，大合照前坐着的唯一着丧服那人却一脸木无表情，冷眼旁观这一切。人们轮流来到丧服者面前，跪在地上哀求他，丧服者却毫无反应，只专注地盯着墙上的时钟。众人见苦苦求情也无济于事之后，渐渐也不再哭泣，都变得心灰意冷地颓坐地上，静静地等待着。时间滴嗒滴嗒地流逝，穿丧服的死神在时辰一到后将——取走在场所所有人的性命。

17 MAY 2003

6. 堕落天使

深夜里一个人踽踽独行在陌生城市的街头，不是有意要撞见浓妆艳抹的天使躲在后巷收拾折损的翅膀，也不想施舍任何廉价的同情，因为我害怕当天一亮，她在捷運里的归家途上看见赶赴公司打卡的我，会双倍奉还。

极限篇 ◆ 匆匆

图书馆里的

鬼魂

我看见你开玻璃门进来，羞怯怯的走到管理员面前，低声地说了些话，我猜想你是在办理会员手续，因为你是新面孔，我之前没见过你。

馆里的冷气使你拉了拉衣领，你的大眼睛和发型使我想起老伴年轻时的样子。我在 1992 年 5 月之后就没见过她，因为她不喜欢看书，绝对不会到图书馆来。

你侧过脸去扫视一下阅读室，徐徐地步向我正在闲荡的廊道，和我靠得这么近，我可以嗅到你嚼薯的口香糖透著淡淡的草莓味，你书柜上抽下一本书，应该是鸡汤什么的励志书，这个角落最多人光顾了，其实读完整本书，鸡汤还是鸡汤，你还是你。早前我也是住在这个部门，后来一些手总在那儿翻呀翻的，我不胜其烦才搬到纯文艺的部门，那儿最清静了。

你继续这边找找，那边翻翻，也不懂你要些什么，可能你是在找那些自以为很哲理的哲理书吧。那你就慢慢找，我可要去休息了，因为我有午睡的习惯，我知道有个宽阔的地方可安安稳稳地休息，那就是在任何一本诗集里，失陪了！

31 MAY 2003

荒谬的梦

14 JUN 2003

300字**极限篇**

■雨川

这本来是一个荒谬的梦。在梦中，我少年时心仪的少女居然答应嫁给我。我看到她含情脉脉的眼光，心中十分欣喜。

其实，我爱的不是她的容貌。而是她的风韵。无论她举手投足，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风韵。也许别人看不见。就如母亲所说：

“她有什么好？一个千金小姐，什么也不懂！”

我答：“我可以请个佣人服侍她！”

唉！充其实，我仅是一个穷陶工的儿子，自顾不暇，即使真能娶了她，哪有能力请佣人？

这事就这么地搁置了。

许多年后，我再见到她。在坟山。那时，不是我死后，幽魂在坟山上游荡。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母亲墓前，我们见面。

愕然。

“你？”

“你！”

她别转头，牵起她身旁壮汉的手，背转身，两人肩并肩，走了。

那壮汉是她的丈夫。

我惘然地站在母亲墓前。在风中。

海的咸味

300 字极限篇

□许通元

14 JUN 2003

独自 来到海边感受海风，想忘记

料。

肩背着旅包从你店门前晃过。我猜你是故意说穿怎么会有海的气味。我特意说成是海的咸味，然后在你面前逐渐消失。

那夜，你跑上二楼询问我吃不吃夜宵。而我早已躺卧在床上，故意阖眼。你知道我未睡，小声地问了一句。我没回答。你默默地走下楼。没发出声音。然后从另一间店屋的后门走进去。

霍华德

□甲乙

29 JUL 2003

霍华德刚读完“我的奋斗”，斜靠椅背，闭目沉思。

希特拉和他，二位不同时代的政治家，却有相同的思想。除了雅利安人的后裔，其他都是该受奴役的低等民族。希特拉要灭绝犹太人，要统治全世界，惜含恨以终。他也要征服亚洲，重现大英帝国威风。现良机到来，出兵有了藉口……想到入神。他蹿的一声突然站起，行了个纳粹敬礼；高喊：“嗨！希特拉！”

望出窗外，漆黑一片。玻璃窗映出元首肖像，正以嘉许、期望的神情凝视他。

第二天，他发表了轰动全球的先发制人越境剿恐论。

非典型殉情

300字绝唱

口心然

24 JUN 2003

那个星期五的黄昏，女人再一次等候不到她所迷恋的男人的身影，女人已无法算计，那是第几次守候的落空，不过这回女人绝然做了个决定。

星期六晚上，女人细心选出一张她与那男人合拍过最满意的照片，放进信封里，信里还有她花了整个午后来书写的遗书。

女人深信，男人读了她最真挚凄美的最后告白后，一定会被她义无反顾，典当生命的爱所感动，她的泣诉，必会戳痛男人的心腑。

女人盘算好，星期一——早到邮局将遗书寄出，星期三当男人收到信时，她已如遗书所描述的情节般，从25层高的寓所跃下，结束她年方三十的生命，也终止她对那男人5年来的守候。

当天晚上，女人梦见男人在她的遗体旁，如无助的小孩般啜哭，为不懂珍惜她而自责内疚。

星期日早上，女人就发烧、咳嗽，甚至呼吸困难，女人往医院求医后，马上被转送至非典型肺炎急救中心抢救，女人挣扎了两天后，在星期二晚上宣告不治。

然后，女人的遗体被火化，而她愿意为绝而殉情的男人，始终未曾出现。

据火化人员透露，那天在封棺时，女人无法闭合的双眼，拼命流出如泪水的分泌物，溢满整个棺木，而原本一小时的火化过程，竟花了整整12个小时才告焚化完毕。

鹤妻

□张柏平

- 1 JUL 2003

乘地下铁回到我自己的单身公寓，进入屋内有不开灯的习惯。我松开领带，把公事包在沙发上一丢，这样昏暗的屋内和昨天、和前天、和每一个平板的都市生涯的夜晚又有何差别，我实在无法分辨。在这客居异乡，庸庸碌碌的人生里，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心情再写日记的年纪了。单身如我，总把心事卖给酒吧内的投币点唱机。

借着照进室内的微弱街灯光线已经足够我活动了。我从客厅沙发起身走向厨房想拿罐啤酒来喝，忽然发现斗室的门口虚掩，从里面竟有光线透出来，独居的我惊讶莫名，一股神秘的感觉涌上心头。伴着泄露出来的丝丝光线，竟还传来一女子一边哼歌一边为我熨衣服的声音。我困惑，莫非是笔记小说里的鹤妻在现代都市里出现，来安抚我这孤家单身汉的生活。

我并没有马上进房一探究竟，这样说不定反而把鹤妻吓跑了。我继续来到厨房打开冰箱，拿了一罐冰冻啤酒，背着光，一连喝上几口，然后沐浴，更衣上床等待拥妻入怀。

第二天闹钟一响，一切恢复如常，我赶紧梳上班，昨晚的一切一定会在今晚重演，我敢肯定。

透寸 玻璃缸

□ 勿勿 -1 JUL 2003

透过玻璃缸望出去，那两口子也真其乐融融，除了打情骂俏，还一同观赏电视，一同出街，一同运动，更一同啃着头儿，躺在这玻璃缸前，呆上整个小时，妙趣横生。我不过是伸个懒腰，翻个跟斗，他们便乐开了。

——那是不是8字？端详了一会，女的问。

——应该是3吧！男的更正道。

于是两个头颅几乎黏在一起，四粒眼珠死死地钉在我身上，使我不自然，连忙躲在水草后面。

两口子又看了一会儿，男的拿出笔来，在一张纸上涂涂写写，高高兴兴的去了。

这样子过了几个星期，两口子对我的兴趣好像已大大地降温。

——从没出过真字，输了一大窟，胃口又这么大，吃都吃穿了。男的埋怨。

——不如放生或送给人家吧。女的提议。

——不可，放生会破坏生态；不出真字的谁肯娶。男的垂头丧气。

——煮来吃吧，味道可能不错呢。两人一起叫起来。

呃，来真的？！救命！

零度空间

■张柏平

- 5 JUL 2003



室内冷冰冰的。她几次抬头看教室前上方的冷气机，不清楚到底几度了。只是感觉好冷好冷。就像过去生病时发冷的那种感觉，冷得牙齿打战，手再难以书写下去。但补习老师仍喋喋不休地讲个没完。他看来像吃20颗兴奋剂，可以一直上课到7、8点说不定。

课堂里坐满脸色苍白的男女学生，他们的视线全集中在眩目的白板上。补习老师手握水笔像蛇一样滑溜溜地不停书写。接下来这几天是他们的小六检定考试期，所以补习课安排得特别满，他们现在上的“超级加强班”，上课时间被安排在凌晨3点至6点半，这样的上课时段被认为有助于他们在天一亮后去考试时记忆犹新，作答如流。

她推一推厚厚的近视眼镜，再次抬头看一看冷气机，可能已经零度了。她并没有太过份的要求。例如要早退回家睡觉，这样父母亲是如何也不会答应的。她只想举手要求老师把冷气关小一点，或者干脆关掉，但她发觉自己已经冷得连举手的气力也没有了。

睡前故事

- 5 JUL 2003

■孙天洋

300字

报限篇

乐乐睡前爱听故事。

才3岁的小女孩，听起故事来专心一致，眼睛睁大得像一口井，要把故事中的羊群和狼都吸引进去。

每晚都是妈妈给她讲故事，我则在一旁的书桌上批阅课业。听着妻细细软软的语调，给她讲着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我们一家三口的夜晚，就在宁静祥和的气氛中划下句号。

已经过了数个不眠的夜晚，今晚由我负责给乐乐讲故事。一时间，倒不知道要说什么故事。

“爸爸，狼来了的故事再讲一遍好吗？”

我怔了一怔。内心忐忑，说：

“妈妈明晚要为乐乐讲故事，讲的就是狼来了。妈妈一定会为乐乐讲故事哦，一定会，妈妈一定会来……”

“可是爸说，妈妈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喽……”

我的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掉下来。

是的，乐乐，狼来了。妈妈永远地走了。

微笑

300 字

■ 勿勿

- 8 JUL 2003

达文西一大清早起来，兴奋地把画室收拾得整整齐洁，因为今天有个特别的人物要到来给他作画。那是一个他心仪已久的女人：自从那天他走过露天茶馆，见到她安详地在那儿品茶，带着那一见难忘的微笑，他就确定要为她作一幅画，把那永远的微笑保留下来。他冒昧地上前请教芳名并自我介绍，她名叫摩娜丽莎，当然她听过他的大名，也乐意当他的模特儿。

摩娜丽莎依约来了，可是并没有带着那股微笑，今天早上心情就坏不起来；先是在镜子里发现了一根白发，又在喝早茶时把心爱的裙子弄污了。

达文西很轻易的把轮廓描好，只是那微笑怎样都画不成。摩娜丽莎嘟着嘴发脾气，达文西也满身大汗。

——不如休息一下，先喝杯茶。达文西的太太捧来两杯茶，微笑地说，达文西一眼望过去，啊！原来自己迷恋的微笑，一直就在自己的身边。

孙子兵法

■ 杨伟安

22 JUL 2003

年届古稀的钱伯对不务正业的孙子亚财已心灰意冷，因而决定让唯一的孙子继承全部产业，遗嘱则等亚孙在外国完成学业后才立。

亚财的儿子在出国前确是名副其实的乖孩子。但在外国的第二年，花花世界的生活早已使他弃学业而沉迷于玩乐，且负了一身债。在家的祖父还一无所知。在没办法之下，他将实在情形告诉亚财，希望能从祖父处弄到还债钱。刚巧亚财也是身负重债，父亲又不肯相救，他便灵机一动，即去函儿子吩咐如此这般地给祖父去一信。

孙子寄给祖父的信说，“我已提早完成学业，现急需一笔大资金与外国人合作投资。”祖父向来疼爱此孙，现在一毕业即从商，更加乐上加乐，款项如数汇出。

数周后，亚财也接到儿子付来的一笔钱。还债时，一些债主赞他真有办法。他笑说：这是孙子兵法；由亚孙对祖父，那有不胜之理！

矮矮的 向日葵

■ 朵拉

12 JUL 2003

墙上挂一幅复制品，是鲜黄的向日葵。

他问：“梵谷？”

很多人一看，总是误会。梵谷的向日葵过于著名，人们的思路不免要往他那边伸延过去。

“不。”她说：“是高更。”

“哦，梵谷因为和他吵架而切掉自己的耳朵的好朋友。”他也知道。

“是。生意做得好好的，突然转去画画。”她说，有点羡慕的样子。“后来还离开繁华的巴黎，到大溪地的小岛去过简单的日子。”

他接下去：“对，没水没电的地方，还有不识字的土女。”

“那些嘴唇厚厚，头发卷卷，思想简单，没有要求的土女后来就出现在高更的图画里。”

其实他真希望她是什么也不懂的土女。

她收入比他丰，职位比他高，懂得比他多。



他在地面前，矮了半截，甚至想告诉她他对她的倾慕，也开不了口。

暗暗叹息，再抬头，画里的向日葵，颜色似乎黯淡下来。

300 字

极限篇

爱心瘟疫

□ 勿勿

19 JUL 2003

爱心镇在一夜之间成了瘟疫传染区；一种奇怪的疫病迅速地把整个市镇的居民悉数感染，几乎是人口的一百巴仙，发病特别快速，不过可喜告慰的是至今还没有任何死亡的报告。当局快刀斩乱麻把整个市镇隔离起来，派了由张医生为首的救护队进入市镇，进行研究和救济。

靠零星得来的资料，这个新瘟疫并非靠空气或体液传播，而是史无前例的思维传染；也就是说你只要想到某个人，那个人便被感染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感染脑部的疫病，必须进一步的去观察它的病症和表症，这是张医生的当务之急。

那天张医生的医务队进入了爱心镇，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副平和的景象，居民如常地生活，没有愁云苦雨，没有恐慌，没有绝望，每个人脸上皆带着笑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看到一个老人抱着一包生果在行人道上不小心滑倒，一群人赶忙上前扶助；一群孩子手拉手快乐地唱歌；有两辆闷闷的车子停在路边，两方的司机互相慰问，感性的画面不断出现在眼前。

啊！这是瘟疫吗？张医生想。我将如何下笔写我的报告呢？

钻石首饰

■无花

29 JUL 2003

我是故意找个藉口骗你来这小岛找我，假装说是想请你到高级餐馆品尝日式凉面，然后再逛街，反正你近来也闲着没事干，倒不如出来松松筋骨，看看这小岛进化的速度。

你曾孤身在这里打拼，这该是你第一次以旅客的身分游览这功利主义的国家。你应当昂首挺胸，对每位曾经鄙视你的服务人员呼喝指令，享受以金钱买来的尊严。

饱餐一顿后领你去百货商场，我想每个女人毕生都是在寻找一个愿意送她钻石的男人。看你被设计时髦的钻戒搞得眼花缭乱，还有惊见心仪款式时窃喜娇羞的模样，让我觉得所有的辛劳都是值得的。恭喜你！今天你终于得到一套钻石首饰。

可惜我不该是那个付钱的人，这神圣的任务应该是由你丈夫，那个我叫父亲的男人执行。

GAME OVER

■陈国强

29 JUL 2003

他盯着电脑荧幕，死鱼般吊滞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一张张红色的蛛网。这四天里，他只睡了 3 小时，除了吃喝拉外，他就与这天煞魔王对拼着……他是超级电脑游戏迷，也是出了名的东方不败，任何游戏，他都是第一个破关擒王，女友唯又劝又骂又闹也停不了他的嗜好。这么刺激好玩的游戏……他搞不懂，女人果真是从金星来的。好几个礼拜没见她了……管她呢，我就快放出莎拉王妃，我要听她娇滴滴的声音喽我：“谢谢您，我的英雄……”碰！魔王终于给我炸死了，美丽的王妃走出来了，他激动，他亢奋，双眼更红了，她朱唇慢慢张开：“再见，我们玩完了。”那是谁的声音呀，怎么可能……萤幕上大大的映出 Game Over 的字眼，他颓然倒下，这一次，他彻底的被打败了。

【勿勿



极限篇展

-2 AUG 2003

浅水

也可弄潮乐

文学因缘

□ 匆匆

- 2 AUG 2003

两年

多以前，在网上发现到有个别开生面的网站，名叫 Story Bytes，那是个英文网页，刊登些不超过 500 字的小小说（最长也只有千多字），很隽永有趣，它的页首写道：Just as eyes, art often provides a window to the soul.

Story Bytes' very short stories offer a glimpse through this window into brief vignettes which make us human.（意为透过艺术的灵魂之窗，简短有力地呈现人类的内涵和真谛）一语中的，完全点出了极短篇的优点和长处。当时我在想，华文文坛如果也有这样的网页，那该是多么值得鼓励的事。

到了去年初，《南洋文艺》创性地征求极短篇的稿件，并专辟版位刊登这类文体，而且字数极限在 300 字，对作者更是个挑战。从那时开始，我便不断地尝试，当作一种磨炼，以求作为写一部中短篇小说的“热身”。不过，能不能实现这个奢望，自己也不乐观。极短篇其实并非是中短篇小说的某个器官，它是整体的生命，是独立的，它更不是长篇小说的节录（Excerpt）。举凡千字上下的小说都可归类为极短篇，它除了不能有中短篇小说的长度外，其他的条件都得一一具备，这就是大多数人所讲求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写作的道路上，一开始我便尝试写短篇小说，无奈我生性懒散又缺乏耐性；文章一起笔就急着要完成，以致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所以后来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文体的诗，多年来更是沉溺其中，虽然写不出一个春天，却也自乐其中。也没想到早过不惑之年，长久茹素（诗）的我，一尝到这一道荤菜（极短篇），竟然上瘾，且分了“心”，把一半写作的热诚给了它，脑袋也间接地变得加倍敏感起来，不管是见到的事物，听到的故事或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经历，都会一直在脑中徘徊不去，恒在思索着要如何去“孵化”这只“麻雀”。

我认为极限篇应看重于它的寓言性和讽刺性以至表达方式，故事性往往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日下无新事，除非你写的是科幻，不然怎能逃出生活的规范和局限。再则，更加要考虑到的是文字的逻辑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在文字字数的桎梏中。

对我而言，出色的极限篇应是一块三层肉，也即表皮、脂肪和里肉，表皮是故事的本体，脂肪是故事的隐喻，里肉是弦外之音，予提供读者在读完后能发挥思维的空间。先天不聪慧，后天又不够养分如我者，时常在警惕自己应朝这方向去学习，以勤补拙。

我想，在文学的浩瀚大海，与其在岸边羡慕别人在怒波中冲浪作兴，不如投身近海，戏水也可弄潮乐。

匆匆简介：

原名郑澄泉，另有笔名沙河，1946年生于陕西大山乡，祖籍广东蕉阳。



鱼

匆匆

-2 AUG 2003

“你这么喜欢吃鱼，来世必遭报应投生为鱼，被人吃。”妻子边刮着鱼鳞边调侃地说，被刮的鳞片啧啧跳，沾满妻子的双手，刀锋过处血水像几道细细的红流，汨汨而下。

“才不信有什么来世，这么美味的东西放着不吃才是对不起今生呢！”我回应着，边听着新闻报道水灾的局势；这一个星期来雨水没有停止过，沟渠涨满了，水灾是迟早的问题。

“下去几天你可能吃不到鱼了；大雨绵绵的，那个渔夫肯出海！”妻子仍在忙碌，煎鱼的香味洋溢在整个厨房。

晚饭后，雨更大了，屋前大水沟的水汹涌的冲向围篱，我那辆电单车半架已浸在水中，心中一急，便冒着雨逆着水势去把它推回来。流水像巨大的黑色布网缠住我的双脚，只见在浑浊的水流中，不知从哪儿漂来一条条翻着肚的鱼尸，一片惨淡地散布在四周，有一些更躺浅在廊道上，看到这情景，几年前河口渡轮的惨剧又映上眼前，那时候搁在岸边的却是一条条的人尸。我方才下肚的佳肴美食仿佛起了化学作用，一阵恶心顶住了胸口……

2

喉中的鱼骨

匆匆

-2 AUG 2003

海滨发现浮尸的消息一下子便在这鱼村小镇传开了。

傍晚时分，从海上归帆息旁的渔民看到海面上
一束黑色头发，像海草一样地飘浮着，待用竹竿
挑开，才看清楚是具人尸，便马上报了警。

打捞的警员到来时，堤上早已挤满看热闹的人
群。阿邦叔也随着人群站在岸边眺望。心口一股
梗着的感觉，像刚才吃饭时鲛在喉中的鱼骨，凄
苦的味道涌了上来。皇天保佑莫让我们家阿坤
出事；阿坤已经3天没回来，没有交待，没有一
点消息。但阿坤福相不会有事的，他告诉自己。

好像是具女尸。人群中传来消息，阿邦叔重
重地吁了口气。事件一下子和自己没有关系，整
个人轻松起来，便移步往回家路上走。

还没到家门，邻居的儿子阿东气急败坏地奔
来，一面跑一面说：

“刚才警察局打电话来说你家阿坤在K城涉
及打抢金铺，被警方开枪打死了，要你到医院
去认尸……”

阿邦叔顿时僵住了，脑袋一阵昏眩，喉中的
鱼骨开始又刺痛了起来。



。 鱼尾纹 勿勿

-2 AUG 2003

——谢太，谢太！

安妮人还没进门，她的那把声音已坐在我面前。

安妮是我在一个妇女集会上认识的朋友，有几分蜜色，为人豪爽乐观又健谈，时常嘻嘻哈哈的。听说背后有着伤心事；只知道她 30 岁那年丈夫离开了，唯有靠卖直销养活自己，一卖就卖了十多年。

你卖我的营养品还没吃完呢！我说。

光靠吃营养品保青春功效没这么快。你试试我这护肤膏。这是 Sample，送你的，来来来，去洗个脸，我帮你敷上。

我拗不过她，只好让她在脸上大作功夫。

所以说嘛，叫你不好看书看到三更半夜，会看老你的。才二十多吧，哪来的这么多黑斑！她边敷边说，脸庞和我靠得这么近，窗外的光线斜斜地投在她脸上，眼角的鱼尾纹清楚地浮现一张岁月的网。

你自己怎不用，鱼尾纹出现啦！我轻声说。

她停下手，望着我王色说：

那不是岁月熬出来的，每道鱼尾纹都是一件伤心事；岁月的伤痕可以弥补，生活的却不能。



木鱼

匆匆

-2 AUG 2003

笃笃笃……

那是什么声音？

那是隔壁阿姨念经敲木鱼的声音。妈像是向我解释，又像是喃喃自语。可能她心中的故事，并不是7岁的我所能理解的。

为什么？妈知道我会这么问的。

阿姨的丈夫很年轻就死了，她无依无靠的，又不想改嫁。为了心灵的慰藉，她就开始茹素和念经。

那时起，自晨早到黄昏，从隔壁传来的木鱼声，从未间断。有一次我好奇踮着脚跟，从她家的后窗望进去，只见一个精致的斗室，安了个小佛坛，袅袅的香烟回绕，年轻的阿姨端坐念着经，眼睛微闭，轻敲着案上一个小巧的木鱼。木鱼醒目的红色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脑海。

许多年过去，偶尔我休假从城里回到家乡，会忽然想起隔壁木鱼声，我便轻步绕到后面去；斗室的情景依旧，木鱼声依旧。只是敲木鱼的那只手瘦骨嶙峋，更见沧桑。

这次我带着妻儿回家探亲。一种预感驱使我到后窗张望，斗室里没有人，只见案上的灵位在香烟中显得格外落寞，而木鱼和诵经的声音正从一个袖珍录音机缓缓地流出。



说话的墙

-2 AUG 2003

勿勿

我来了，我来继续倾听你尚未结束的故事。你放心，在这样的半夜三更，医生和护士们都睡了，他们不会来打搅我和你的叙述。我已经和你对面坐下来了，开始吧，你别老是报着怨，怕惊动其他人？不会，你听，他们都发出了鼾声。

我知道你在这儿已经很久很久了，你说这所医院建成后你便一直呆在这儿，比那些医生护士们更具前辈资格，你一定知晓很多这里发生过的事情。你就逐件逐件地说给我听，我会耐心地听你叙述。你最清楚我的家世了；我没有亲人朋友，只有你，没有人肯和我说话，只有你，我心情低落时，只有你安慰我，你处处为我着想……好吧，如果今晚你没心情，让我先告诉你一件偶然听到的事：他们说这间建筑物不久后必须重建，我开始耽心，到时候你要搬到那儿？我是不是还会见到你呢？不！我一定不会再见到你了。那么，今晚就让我们作离别前最后的拥抱吧……

（清早，医院传出消息：有病人撞墙自杀。）



椅子

-2 AUG 2003

勿勿

这张藤制的椅子有很舒适的坐垫，通风的结构，顺势的手垫，即使坐上一整天也不会感到疲劳。其实他也已经坐上6个钟头了，屁股没离开过椅子，眼睛在电脑上忙着；拜访过上百个网站，聊天，搜索资料，握着鼠标的手有些发热。

早上爸妈出门时他已经躲在房里，他遥遥的听到妈妈在关门时交代：

“我在冰箱里存了食物，够几天食，吃厌了就到外头吃，我们最多去一星期就回来。”爸妈出国旅行，恰好是学校假期，本邀他一起去，但要他离开家中的电脑这么多天，简直要他的命，所以还是选择留在家中。

想到食物，真的感到有些饿，想去弄些面什么的，又觉麻烦，免了！反正放在桌边的三文治蛋糕也一样能果腹，口渴吗？可乐矿泉水就伸手可及。

他整个人已沉浸在电脑里，窗口几时换上夜色，他也不知道，他只是不想离开那张椅子，直到他伏在桌上睡着了。

随时天已亮，他全身麻痹，想动一动换个姿势，一股刺痛传遍全身，一看之下，惊见自己的身体已与椅子连在一起，完全分不出那里是血肉，那里是藤质。

是椅子成了他身体的延伸，还是他变成了椅子的附属？



。愚蠢的限度

-2 AUG 2003 匆匆

最常使我感到不忿的是，每每在我弄砸什么事情或作了错误的抉择时，太太就会准时地袭来一句：人要愚蠢也得有个限度！

这句话使我感到不服气，一直想用什么方式去证明自己不是个低 IQ 的傻瓜。有一天这么巧在网上让我遇到一个 IQ 测验的网页，让我一口气回答了 50 道类似脑袋急转弯的问题。测验结果：IQ 126。嗯！我的 IQ 有不凡的 126，比天才们的 180 相差不远呢。

我把这个成绩向太太炫耀，怎知太太冷冷的说：

即使你的 IQ 有 200 都没有用，重要在现实生活中能有效地处理事情才算聪明。

过后网页公司一直向我兜售 IQ 测验的详尽报告。

太太说如果我真的付款去购买，那我的 IQ 就只剩下 50 了。



。母亲的时钟

匆匆

赶回家时，母亲已入了殓。或许是背光的缘故，原是灯火通明的大厅，在我眼中却是一片昏暗。从棺木上的小窗口望见母亲的遗容，她像是沉沉地睡着了。亲友和姊妹都在一旁，空气中有低低的啜泣声。

肃穆的气氛里，墙上的那面旧钟仍在滴滴达达地执行任务，那是母亲的时钟，是她的嫁妆，也陪伴她度过一生。这个时钟和我心中的时钟同样古老。母亲一生节俭，一直不舍得丢弃。这个时钟后来就住在我房里陪着我长大。年幼时我胆子小不敢独睡，一直要母亲陪睡。母亲因日间辛劳，一躺下便睡去，我常常睁大眼睛，耳朵听着钟摆像滴水的声音，心中实在害怕；如果钟摆里的水滴干了，是不是意味着时光也流逝了，时光流逝也就意味着死亡。望着身边母亲沉沉的睡态，心中突然升起死亡的影子，我一直在推敲，死亡是不是睡觉的另一形态。

在黑暗中，我辗转难眠，我们就这么躺着让时间流完么？我害怕得想哭，又不忍心吵醒母亲，于是蹑手蹑脚爬起身，移来一张凳子，随着响想把墙上的时钟截停……

母亲走了，我也看到了死亡的形态，但我心中的时钟却从没停息下来。

-2 AUG 2003



。变脸术

匆匆

-2 AUG 2003

一进大厅，它的摆设完全不在我想象中：本以为这一类的传统性学院，一定是布置得古色古香，至少会挂一些书画，酸枝木的家俬上焚着一盅檀香或接待的人穿着整齐的长袍马褂。

那只是极普通的客厅，墙上挂满相片，都是穿着官服的大人物和一些西装笔挺的社会贤达。众多人里面我只认识一个，就是我们选区的议员，照片上他躊躇满志的样子，就像他在刚中选时的模样。这样的照片我不能久看，看久了准会头昏。我赶紧走到柜台的报名处，那位负责的中年人坐在阴暗处，我看不清他的嘴脸，但他在一分钟内好像已变了七八种脸色。我道明来意，告诉他我想报名学习处世必备的变脸术，他把我全身端详了一阵子说：

“我们的收费可是不菲，但物有所值。举凡‘言行不一’，‘反复无常’，‘自食其言’，‘笑里藏刀’，‘暗箭伤人’，‘损人利己’，‘推卸责任’等等都在我们教导之列，毕业之后，肯定能像其他的毕业生般飞黄腾达。”他指了指墙上的照片。

哈！不管学费多高，那时候一下子就回本了。我满心欢喜。



极限篇

■许通元 12 AUG 2003

眼神轻柔

你望着他走人机场国际航线入口
处。一丝不苟的神情。眼神轻
柔。门外照射进来的光同时聚在我眼里。他
没回望。依照程序地拿出身份证及机票。等
待柜台小姐查证。你痴痴等待着奇迹。等到
他转身。慢慢地。故意在你面前遗失他的踪
影。正排队的我。连忙转身看着你的方向。
你也突然消失了。我不知晓你离开时。脸上
挂有湿湿的泪迹。或他偷偷挂有两行泪。怕
你看见。于是坚持不回头地往前走。我走入
候机处后。带着墨镜的他仿佛离开我很远。
虽然我俩的距离。我故意安排成仅隔几张椅
子。他有意避开我。甚至故意让眼睛视野范
围内的景物呈现与我不同的一片灰暗。我被
逼学会装着互不相识。以前我一直羡慕别人
有如此高境界的情感收发技巧。现在的自
己。对于如此境界。一点感觉都没有。

答案

■朵拉 19 AUG 2003

一排不同形状的小玻璃瓶，摆在柜子上，她按照秩序，一个一个看过去。

起初她以为是不同颜色的玻璃，仔细一瞧，才发现那迥异的颜色，是因为瓶里藏着不同颜色的玫瑰映照出来的结果。

一朵一朵颜色各异的玫瑰，在玻璃瓶里含苞待放。

“不可能吧？真奇怪。”她情不自禁冲口。

“就是。”有人回答：“这花到底是怎么放进玻璃瓶里头去的？”

是个年轻男人，瘦，高，单眼皮，薄唇，但有很明亮的笑容。

“你知道？”她看着他问。

“不。”他笑。

她失望。恨他多嘴。

“生命中有许多事，都是没有答案的。”他说。“你应该知道。”

其实她更想知道的是，被封进玻璃瓶里那朵朵含苞待放的玫瑰，会不会有一天在瓶子里边开花呢？

19 AUG 2003

回家

■雨川

东西都收拾好了，只是等待回家。

殡仪馆的人，正在停尸房外准备启程。

他真想不到，这趟回家，要劳动这么多人。

以前自己单身来到这里，劳碌了几十年后，终于看到儿女长大，子孙成群。

唯一的遗憾便是没有挣出大家业，可以让自己见到祖先时脸上增光。

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你能得到多少就是多少，一分不增，也一分不减，往生娘已经为你注定了。

算了。劳碌一生，也该歇了。

他就此歇下。由于死在医院，所以，只好让人安排他回家。

极限篇 3 则

■ 曾薛霏

(1)

虚构

- 2 SEP 2003

作家 笔下的士兵被派去战场的最前线，那里有烈日和
黄沙。

士兵身上有着完整的装备，一如真实的士兵。

士兵的敌人是谁，他一点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但他心里一直怀着侵占等于解放的想法。

士兵信心满满的，因为身上的先进武器，他知道他会打胜仗回国，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士兵冲向前，向一群枪和信是敌人的人开枪，战火，开始燃烧了。

士兵信心满满的，他知道他不会死，他在心脏中枪倒下的那一刻还这么认为：“我不会死，因为我是虚构的。”

(2)

逃跑

- 2 SEP 2003

画家 笔下的短跑健将，趁画家不注意的时候，从画布上逃走了。他还未上色的脸和四肢，带着画布的颜色，浓密的头发，乱糟糟地堆着未干的褐黄色油彩。

他的起跑姿势完美利落，尽显画家的才气。

他奋力奔跑向终点，然而，终点在哪里？他环绕城市的四周，马路上川流的车辆、高耸的建筑物、拥挤的人群，他是一个短跑健将，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跑道。他想转身回到画布里，但是，他在城市里，迷路了。

或许有一天，一个短跑健将会以利落的姿势，从你身边跑过。

空白的剪影

曾薛罪

(3)

画布

上的女孩在画家转身调色的时候逃逸了。画家来不及挽留。女孩走得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手上拿着画笔和调色盘的画家震惊地望着女孩走后留下的，空白。背景的蓝天还在。女孩已经不见了。

画家有点泄气。这是他画得最有感觉的一幅画，里面有他的心事。他认为以后再也不能画出比这幅画更好的画了。

画家丢下了画笔，开始酗酒。在酒精的作祟下，他仿佛看到女孩还在画布上，仿佛他还可以画画。后来，画家酗酒过度，手颤抖得无法握住画笔。

其他画家聚会时偶尔还会谈起他，渐渐地，他也从话题中消失了。

画家每天还是以同样的姿势，手上握着酒瓶，用微醺的醉意，凝视画布上出走女孩的空白剪影。

-2 SEP 2003

下一次阳光来临的时候

曾薛罪

11 OCT 2003

雕刻师

凝视着眼前的木头，那是一个未完成的雕像，一张女人的脸。

地上散落着零零碎碎の木屑。雕刻师已经忘了自己到底雕刻了多少年。5年？10年？还是更久？他刻了刻她的发梢，眯起眼睛看了一阵子。

“噢，最近眼睛越来越坏，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这座雕像。”他喃喃自语道。

窗外的阳光通过墙上的小孔漏了进来，恰巧照在女人的脸上。女人的眼睛忽然间好像活人般有了神彩。女人的唇诉说着什么。

“我爱你”女人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瞬间，阳光隐去。女人眼中的神彩消失了，恢复了刚才的寂静。雕刻师仿佛未曾听到女人的话语，手依然在刻着木头。而女人只能屏息等待，下一次阳光来临的时候。

(1) 等待 - 4 OCT 2003

单手的女空中飞人在等待一双手。那双手的主人还未出现，那双手是完成她日常飞翔姿势的重要条件。汗水从她的额头流下，她感到喉咙干渴，她吞了一口唾液。喉咙发出了一阵咕咚的声音，她没有觉察到，观众的喧闹声盖过了一切，甚至她的存在。

她不知道没有那双手要如何完成动作，她臆想过无数遍这样的情形，却始终想不出应对的方式。如果失去的手臂还在的话，就可以一起想想办法。她一直觉得几年前逃自出走的手臂连她的思考能力也一并带走了。

她决定不再等待，她要独自完成那个动作。她吸了一口气，投身进入观众盖过一切的喧哗。

- 4 OCT 2003

(2) 直线的眼珠

忧心忡忡的妇女手上抱着一个女婴。妇女打算把女婴丢弃，因为女婴长得太美了，美得令人害怕，而且女婴有着跟羊一样的直线眼珠。在妇女要把女婴丢弃在候车站的石椅上时，女婴恰好醒来，直线的眼珠以无辜的眼神望着妇女。

忧心忡忡的妇女顿时六神无主，之前的坚定动摇了。妇女的视线再也离不开女婴的了，她的视线被女婴勾搭住了。妇女知道把女婴抱回去会有着怎样的结果，妇女也知道前面会有一连串的诡异等待她去经历，但是她被女婴直线的眼珠望得入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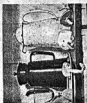
忧心忡忡的妇女抱着女婴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女婴的嘴角慢慢荡开一个鬼魅的微笑。

极限篇 2.1

■ 勿勿

13 SEP 2003

D.O.A.



一通电话，葛尼道发生车祸，要我们的救护车马上去救人。

我望望腕表，已过了凌晨一时，现场又是葛尼道，下意识地告诉我准是那班家伙闹了祸；很多次的伤丁经过那儿，总看到一班黑毛小子在风驰电掣大玩飙车，葛尼道固然长而笔直，午夜行人也稀少，但这种玩命的游戏，迟早会玩出人命。

我和助手到达时，一群人围着伤者，他满身浴血奄奄一息，电单车倒栽在沟渠里。助手们七手八脚把他抬上救护车，护士给他接上氧气时，我仿佛看到那家伙在沟渠里挤眉弄眼，哼！今天老子非给你点颜色看不可。我不动声色的拉上警号，一边往医院的方向奔驰，一边暗自生气；这班人根本不懂得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又何必浪费医院的资源去救活他们。

在距离医院尚有一段路，我骤然把车子停下。

“怎么啦？”助手探过头来。

“引擎出了问题！”我望斯奈理地掀起一根烟。

(按：D.O.A.为医院术语，意为“抵达时之死亡”——Dead On Arrival。)

出走的耳朵 • 匆匆 •

13 SEP 2003



小心
轻放！

他侧着身子进入客厅，指导两个送货的工人把几个大大小小的扬声器搬进屋

里。

这些扬声器是他向音响公司订购的进口名牌货，价值不菲，唯有发烧友的精神耳朵，才能领略到它们所发出的特出音质。从开始低音响到现在，他几乎花掉所有的薪水和储蓄，老婆的劝说也听不进耳。每天除了上班，他几乎都窝在客厅里摆弄这玩意儿，不是接电线就是修电路，把生活的秩序都搞乱了。器材升级了几次，最近更把客厅大事改造，以符合听音响的原理。老婆气得带着儿女跑了，他也毫不在意，继续沉醉在音响的飘渺世界里。

一切安排就绪后，他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珍藏的黑胶唱片，像往常把音量调至超高，按着整个人像松了发条般瘫倒在沙发上，竖起耳朵。

四周一切静得出，只有扬声器在呈现声音的魔法，他渐渐进入一种五彩缤纷的迷宫。突然，双耳接触到两片黑色的暗壁，声音渐渐远去，他心头一慌，碰倒了小几上的玻璃花瓶，地上碎开

的玻璃片，竟发不出半点声音。

手 指 博 物 館

03 SEP 2013

极限篇

[illegible]

。按此點釋中——「國」指國家而言——應應以「國」指國家而言。按此點釋中——「國」指國家而言——應應以「國」指國家而言。

[illegible][illegible]



极限 甲乙

美梦

16 SEP 2003

当他从将军手中接过职权证及手扣时，兴奋得涨红了脸；双手也微微发抖。将军拍拍他肩膀，亲切的对他说：“好好为人民及政府服务。”

小时，他崇拜银幕上除暴安良，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长大后更向往成为其中一员。借因体检不及格而泡了汤，只好在商场上打滚。没想到，事隔多年，偶然的机遇，使他实现了童年的梦想。现在，他就是一位直属首相署的大马联邦特别部队的少校，一位专捉贪官污吏的牧差，想到这，他得意笑了。

回到家，穿上军服，对着镜子，他仔细端详自己，虽瘦点，却也英挺秀气。他作出种种表情，想像自己正率队执行特别任务……

一夜辗转，在心中为自己未来远大的前景画出一幅壮丽的景象，临天亮才朦胧入眠。

早餐时，他犹带睡意，拿起早报不经心翻阅，突然二眼发呆。直瞪报上一张图片：一伙警探押送一位双手被扣的军官，那人正是昨日拍他肩膀，对他亲切说话的将军！

下一班巴士

■ 勿勿

11 OCT 2003

下一班巴士几时到，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反正他已等了十多年了。目的地是那里他脑中也是一片模糊，手里攥住的5毫钱是车费，坐完5毫钱能到达哪里？他问过司机，司机总说不知道你等下一班巴士吧。

对面的大楼传来正午的钟声，他肚里咕咕作响，口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他以破烂的袖角擦了擦，口水还是不听活地流下来。

香啊香！那个在候车亭内一边等巴士，一边咀嚼着炸薯条的小伙子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斜着眼睛看着他，露出厌恶的样子。

他趋上前去对小伙子说：给我吃。

小伙子慌张丢下食物回避。薯条撒了满地。他拾起一条，又拾起一条……

还记得妈妈当时把5毫钱塞进他的小手，说巴士只剩一个位子，妈妈先走了，你搭下一班巴士来找妈妈。他不敢也不会反对，只是呆呆地点点头……

他听见巴士到站的声音，迷茫地抬起头，心想：这是不是下一班巴士？



乱码

勿勿

28 OCT 2003

打开电子邮箱，一大堆邮件涌上眼前，把那些卖广告的垃圾邮件踢进垃圾桶，剩余的华文邮件都是朋友们写来的，惟有其中的一封却想索想去都不得要领，不知是何方神圣寄来的，更担心是电脑病毒，不过经不起好奇心怂恿下，终于把它打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乱码刺激着眼睛，变换了几种设值，都徒劳无功，也就把它踢入垃圾桶。几天下去，这一封恼人的邮件每天都出现在电脑。这究竟是哪方面的恶作剧或是有什么十万火急的讯息要传达，我惟有回了一封邮件给寄件者，告诉他邮件出现乱码，但是邮件却被打回头，找不到收件人。

几天后我在图书馆无意间发现一本奇怪的书籍，是一本很古老的著作，讲解外星人的语言，并附录外星和地球语言的符号对照，我灵机一动，把那封神秘邮件一对照，译出下面这一段文字：

地球面临浩劫，速速寻求对策。

◆ 勿勿

极限篇

28 OCT 2003

寻找一个音符

他瘦削修长的手指在白键黑键上行走，美妙的音符便像流水般涌溢出来，突然间，他停住了，挫折感占据全身。已经多少次了，弹到这里便接不下去，他的铅笔在五线谱上擦了填填了擦，却擦不出一点火花。钢琴上的贝多芬半身像注视着他，仿佛在责问他：你的天分哪里去了？

音乐室里一尘不染，寂静得可以听到微风牵动纱帘的轻响，灵感会不会随着清风舞进脑袋？他支颐沉思，脑里一片空白。

必须走出这间斗室去寻找那个走失的音符。于是他到了高山，山岚和树姿并没有给他启示，日出日落只带给他时间流逝的失落感。他又到苍白的海滩，拍岸的海浪和闪烁的沙砾只给他更多紧迫感。

这天黄昏，他抱着疲倦和饥饿的身躯来到闹市，在熙熙攘攘的人潮里，在衣香和汗臭的气息中，刹那间，那个音符像天上掉落的金锁匙，在他脑海迸开了一首美妙的乐曲。

最动听的音乐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终于感悟。



树魂

◎ 勿勿

一块广告牌，有10公尺高，被竖立在两棵大槐树之间，几个工人正在把那块8亩多的土地用木板围将起来，这里将被发展为住宅区。

这块土地本来是一片小型的天然森林，有一条小径可直通到另一边，每个黄昏，他独自迎着夕阳，在小径上跑步，他的心脏有秩序地跳动，他也感受到森林的心脉在跳动；植物有生命是自然不过的事，更甚的他能感受到树的世界，他相信花草植物和人类一样，有思想有感觉。树和树之间常在交谈，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轻轻抚摸茸茸的草丛，心想那是大地的头发，对于花卉，他会在一旁耐心地倾听它们说话，尝试理解它们的心声。

几天后，林子里人声沸沸，一群锯木工人拿了工具绳子开始了他们的作业，他虽然焦急，又能做些什么呢？树木不能逃走，只能让人宰割。一棵棵的树倒了下來，他仿佛听到像战场上的哀号，他痛苦地掩上耳朵……

第二天，大大的广告牌上被人喷上两个红漆大字：谋杀。





雨点

越来越大，人烟却越来越少，眼前这间破旧的走廊已被一个邋遢的汉子完全占据；他整个身子窝在那儿，以旧纸皮遮盖身子，一动也不动，如果不小心看，你可能以为那只是一堆垃圾。我在无处可避雨之下，只好退到屋前的电话亭。

躲进电话亭里，也只能护住头部，下半身已成落汤鸡。被困电话亭的遭遇当然不会是什么美妙的经验，幸好没有急事等着办，只好抽抽烟等雨停。突然，电话响起了，这个电话绝对不是我的，我当然不会接听。电话响了一会就停了，不到两分钟后又再响，我仍然没有接；这个人好像有急事，铃声不断，我只好拿起听筒，那边，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叫你在电话亭等电话，你跑到那儿去了？伤势怎样了？再撑一下，我已找到了医生，今晚就带你过去。那两把家伙你埋好了没有？要小心看没有人才干。你的那一份我已交给你老婆，不用担心……喂！你是谁？……”他似乎发现了有些不妥，我急忙放下电话。

雨还继续下着，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出了电话亭。



最后——一块饼干

极限篇

切勿

15 NOV 2003



——大珍的饼干只剩最后的这一块了。阿里的手伸进走又缩回来：如果没吃了，家就就得挨饿。他望了望躺在那儿睡觉的父亲，把脸美好。自从那天父亲被流弹击伤脚后，便一直躺着，这一个星期来就是靠这珍饼干活命。这珍饼干也是那美军进城时胡乱抢回来的。真没办法，也不看，这战争几时可以真正结束。

他拖着乏力的脚步走到街上。街道上充满硝烟的味道，倒塌的墙时阻着道路。旧政权的舞台，是否意味着今后可以过美好的生活，他心中嘀咕着，双脚不同得移向广场，人群的嘈杂声隐隐传入耳朵。

一些人围住商店的大门，玻璃橱窗已被击破，人们争先恐后地抢夺物件。混乱中，他瘦小的身子被人拥挤得失去平衡，向前仆倒，他觉得身体激烈地碰撞坚硬的地面，零乱的脚步从他身上践踏而过。他挣扎着爬起来，意识中仅想着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带些食物回去，因为家里就只剩下最后一块饼干了。

香氣的痛楚

极限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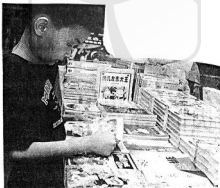
■ 匆匆

22 NOV 2003

香气是花卉的签名式，各花有各花的不同签名式，就像这种红玫瑰就有着一一种淡淡的浪漫感觉。只要是一束花，闭着眼睛我都能分辨得出，何况眼前是一大片的玫瑰花圃。从进口处一眼望过去，一排排整齐的花树，开满了花朵，一片欣欣向荣。这是叔叔的玫瑰园，情人节将至，工人都在忙碌着。早上叔叔摇了个电话说，与其我假期闲着，不如到他园子帮忙剪花。工资虽不多，至少能替自己买几条新裤子。

婶婶教了我剪玫瑰的方式和手法，便让我提着篮子，到花树前开始工作。

拿起剪刀，望着一朵朵娇艳的花朵，一股悲哀的感觉即刻充满了我，我意识到我正要进行着和屠夫一般的工作；我感然：花朵是否应该让它长在花树上，而不是在花篮里或把它制成花束？在剪刀下，它们或许在哀号，我听不到，或许在颤抖，我看不到，不过我深深地相信，以一个生命去摧毁另一个生命是可悲的。想到这里，我毅然地走出园子，一眼也没回望。



■ 勿勿 极限篇 2 篇

16 DEC 2003

玩蛇俱乐部

我们一班喜欢玩蛇的朋友组成的这个《玩蛇俱乐部》转眼间已有3年的历史，3年来我们每年聚会一次，交换抓蛇心得，展示一年来所获得的战利品。今年7月又是聚会的时候，因为6月是群蛇出没最繁忙的时节，爱蛇者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选定在荒野的一个洞穴当作聚会的地点，这样能让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大地的主人。这一次聚会我倒先有点心虚，因为荒废了一年的时光，抓不到半条像样的蛇，只抓到几条“狗姆蛇”，其实“狗姆蛇”并不是蛇，不过为了拿出“作品”，也只能滥竽充数了。

我背着一袋“狗姆蛇”来到聚会地点时，其他的会员都到齐了，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袋猎物。当会长宣布展示“作品”时，全部的袋子一开，“狗姆蛇”爬满了满地。原来大家都和我一般心思，把“狗姆蛇”当蛇了。

会长沉不住气，眉头一皱，叹道：
“你们让我们的蛇坛蒙羞了！”

*注：两种动物统称，俗称“狗姆蛇”。



16 DEC 2003

匆匆

谁是损友？

合夥 打劫银行被警击毙的两具尸体被送到医院时，大批记者已守候在太平间。死者的家属也愁云苦雨地聚集在那儿，嗷泣的嗷泣，啼哭的啼哭。记者抓紧机会，访问了A死者的母亲。

“我家的辉仔绝对不会是坏人。他从小就很听话，是个乖孩子，又非常孝顺，常常回来看我，嘘寒问暖的，上个月还带我到云顶去游玩。他一定是在外头交到损友，才害惨了他。”60岁的慕母泪眼婆娑地说。

站在另一隅的是B死者的太太，她怀中尚抱着个才足月的宝宝，一个两岁多的男童牵着她衣角，闹着要买糖吃。

“不，阿国连杀只鸡都不敢，怎会去抢劫？他一向很顾家，有空就会呆在家里陪孩子，可能他耳朵轻，才会被损友利用，白白断送了性命！”

……两个都是家人眼中的好人，究竟谁是损友？

无花

极限篇
4
则

茶包

30 DEC 2003

自从公司宣布节约措施，不再提供免费茶水后，他便每天自备茶包，冲泡香浓的红茶。他向来有喝早茶的习惯，这不但能帮助降解油脂，也同时减低肠胃对胆固醇的吸收。只是让同事们纳闷的是，他品茶的方式似乎有点另类，一小茶杯竟用上6袋茶包，消费能力丝毫没有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公司里开始蜚短流长，议论起他所领取的薪金与对公司的贡献是否成正比，还有影射他与供应商似近若离的暧昧关系，有人甚至怀疑他中饱私囊！不愧为老练的开国元勋，深谙公司的操作规范，那么多年了还能稳坐首席采购员的位置。

近来他总觉得同事们在背地时对他窃窃私语，他怀疑莫非他们已经发现他所使用的茶包，是妻儿们早上冲泡后，他为了节省开支，无数次再循环使用的茶包。

座位

30 DEC 2003

地铁准时在七点半抵达，他进入车厢，如常站在她的面前，他们互瞄了一眼，那是熟悉的目光。她低下头继续阅读她手中的资料，他望向车窗外的景色，接续昨日未完成的构思。

他很熟悉她在车厢内的作息，每当翻阅软性杂志，她会全神贯注，不被熙来攘往人群的打扰；研究课业时常把乌黑的长发往后拨，一脸严肃却不失娇媚；偶尔翻看漫画，她总捂住嘴偷笑。然而每当她抬头望向他，眼神在电光火石间交错，他总被她冷漠的目光吓倒。他惟有乘她下车时，赶紧坐上微凉的位子，那是与她最紧密的接触。

3年了他们从未交谈，初期她总是故意向他发出暗示，如拨开发梢嫣然微笑，美少女的必杀绝招她都用上了，可惜他始终无动于衷。最终她惟有断定他靠近她的意图只是为了那座位。

赌局

无花

30 DEC 2003

他们在昏暗的酒吧里邂逅。他先向她示意，她落落大方地坐到他的台，要了杯香槟。她长得美艳，谈吐幽雅且颇具见地，不像他常遇到的寻常美女，空有亮丽的外表。谈不上两句话便让人觉得乏味俗气，只适合充当消遣的对象。

两句钟的交流他们聊得十分起劲，他今晚要定了她，故阳试探她的意愿。她向他开出一个价码，他眼里流露出失落的表情。但那非关键的事，只是他必须重新检讨自身的魅力。凭他出众仪表与涵养，在这圈子里他向来是所向披靡，吃免费餐。

关上房门，他要跟她赌上一局。他佯装潇洒地把钱放置在床上，让她选择去留，然后头也不回就走入浴室。他以最快的速度冲了个冷水澡，打开门，房里空无一人。床上放了张烙有口器印的手帕，一张裸女照，一盒纸巾和一张致谢卡。

手机

无花

30 DEC 2003

他望向墙上的钟，将近晚间10点了，手机还是没响过。这台手机是3年前他为了让她更方便联络自己而购买的，她是这世上唯一一位拥有这台手机号码的人，也是唯一一位值得让他痴痴守候的人。由于分隔两地和生活作息有所不同，他们说好每星期两次，在晚上10点钟前，她给他拨一通电话。在他俩相处的过程中，他一直都在被动的状态，所有条件都是她说了算。因此每星期7次，晚上10点钟前，他会乖乖等候她的来电，他喜欢听着她甜美的声音入眠。

今晚看来希望又是落空了，他想发个短信，又害怕会骚扰到她，或许她还忙着公事吧！他开始倒数，3，2，1，好了，时间到，他调好闹钟，把手机启动到静音模式。自从与她和平分手后，这已经是第N个夜晚，他带着失望入眠。

三层肉

浅尝

【勿勿极限篇展】

极限篇点评

方路

16 DEC 2003

最恰当和传奇的比喻，如勿勿所说，极限篇像三层肉，表皮是故事本体，脂肪是故事的隐喻及里肉是弦外之音，清楚交待他创作这一文类的秘笈。



诗人沙河 出手写小说，改用笔名 匆匆，专攻极限篇，有心把自己劈成两半，诗和小说清楚区分来写。

我读沙河的诗，已有好长的一段时日。现在看他把写作兴趣和心思分给小说，一时还适应不来。但持续久了，倒看到他努力的端倪，得到很好成果。他的诗，早已闻名，建立品牌，细细剥开文字和隐喻内涵，以诗为自己岁月进行注解，掷地有声。

匆匆的极限篇，据他在“文学困顿”（浅水也可弄潮乐）文中陈述自己一头栽入新领域的诱因，借小小文字版图开启自己追求艺术的灵魂小窗，以身试法，短短时间内，新作涌现，不只为我们演绎浅水弄潮的乐趣，更展现浅水中深游的可能性，出笔自如，大有诗者风范。

8月2日《南洋文艺》全版制作“匆匆极限篇展”，推出9篇新作，每篇小说字数约500字，篇篇具佳，秀新文类推向新高潮。

诗人写小说，多数有个毛病，把小说写成诗，放不下诗中讲究的意象比喻等技巧，忘了小说更需要照顾的架构，以致无法和不同的读者群共鸣。不过，匆匆的小说倒没这方面的现象，可说是称职的极限篇小说家。他的作品，给我读得十分悦意，虽然文字经过压缩处理，但读起来仍精采叫好，如观百米竞跑，感受到速度和冲刺的风采。

匆匆的9篇极限篇展，我个人浅尝，觉得最出色的是《木鱼》、《鱼》、《母亲的时钟》和《喉中的鱼骨》。《木鱼》写邻家阿姨年轻守寡，唱经念经，木鱼为伴，时光流逝。作者不知不觉从小时7岁第1次见阿姨守寡，到生儿育女，再到斗室探看，阿姨不在，剩下拍珍录音机缓缓流出佛经。

《鱼》贴出一张社会和生活的写实照，夫妻借嗜鱼，道出水灾浮来鱼尸，再扩大为一宗阿口渡轮惨剧发生后，一条条人尸漂岸边。美味佳肴和令人恶心的遍岸人尸画面，产生一种强烈对比效果。

《母亲的时钟》喻意最深，深得我心。小说写作者回家奔丧，母亲人殁后剩下墙上旧时钟滴滴达达执行任务，追忆陪同长大的旧钟，听着滴达如水声，担心水滴干后是否意味着时光也流逝，意味着死亡。

“望着身边母亲沉沉的睡态，心中突然升起死亡的影子，我一直在推敲，死亡是不是睡觉的另一形态。”

作者从母亲走后，看到了死亡的形态，但他心中的时钟却从没有停息下来，表现出对生存的执著。

《喉中的鱼骨》为我们写出了个轻与重的问题。阿邦叔到海滨探望洋尸是否自己失踪3天的儿子阿坤。结果发觉是具女尸，“阿邦叔重重吁了口气，事件一下子和自己没有关系，整个人轻松起来……。”但回家半途，邻家气急败坏跑来转告，刚才警察局打电话通知，阿坤在K城打抢金铺被警方开枪打死了……，小说出现了从轻转重的结局。

除了上述4篇极限篇外，其他多篇展出的作品皆有很高的可读性，能够读到诗人涉足小说创作，算是读者另一个收获，对我更算是“喜出望外”了。诗和极限篇都是属于一种压缩的文体，诗有其天马行空的范畴，而极限篇则有它演出的基本架设。

不过，最恰当和神奇的比喻，如匆匆所说，极限篇像三层肉，表皮是故事本体，脂肪是故事的隐喻及里肉是弦外之音，清楚交待他创作这一文类的秘笈。

(完)

(截至 30.12.2003年)

南洋商報

南洋文艺

逢星期二及六见报

2003年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书目》

1. 我的文学路(已编制)
2. 300字极限篇(已编制)
3. 浅谈马华文学(已编制)
4. 2003年300字极限篇(已编制)
- 5.
- 6.

诸位文友：

在历史长河中，且让马华文学
丰富您生活的内容，提升族群心
灵的真、圆满族群心灵的善、净
化族群心灵的美。

如愿至祷。

雅波



敬題

300 字极限篇

2003 年度

整理：雅波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14 日